

續名醫類案

八



續名醫類案卷十九

錢塘魏之琇編集

腹痛

周漢卿治永康人腹疾。痾嘔行。卿解衣視之。氣衝起腹間者二。其大如臂。刺其一。書然鳴。又刺其一。亦如

之。加以按摩疾遂愈。明史

薛立齋治一婦人。小腹脹滿。小水不利。或胸乳作痛。或脇肋作脹。或氣逆心吻。薛以爲肝火而血滯。傷脾

用四物柴胡青皮元胡索木香而愈。

一婦人久患腹痛。去瘀血方止。已而復大痛。諸藥不納。薛以脾胃之氣虛寒。用參朮炮薑丸如黍。每用數

粒。津嚥下。午後以二味濃煎。漸呷而愈。

通府趙孟威云。其妹小腹痛。服附子理中湯。附子服過八十餘粒。此乃沈寒痼冷之甚。不多有者。又壬午

仲冬金臺一男子患腹痛。誤服乾薑理中丸。卽時口鼻出血。煩躁發狂。入井而死。二條俱見薛公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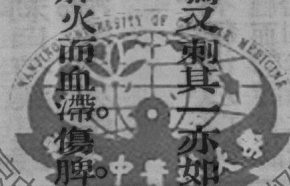
龔子才治一婦人。臍腹疼痛。不省人事。只一劑立止。人不知者云。是心氣痛誤矣。方用白芍藥五靈脂木

通去皮三味等分。每服五錢。水醋各半煎。至七分去渣溫服。此癰痛也

李北川仲夏患腹痛吐瀉。兩手足捫之則熱。按之則冷。外假熱內真寒之證其脈輕診則浮大。重診則微細。外假真寒熱內



海昌王士雄孟英
定州楊照藜素園同校



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

之此陰寒之證也。急服附子理中湯不應。仍服至四劑而愈。

汪石山治大坑方細形瘦。年三十餘。忽病腹痛。磊塊起落如波浪然。晝輕夜重。

病在血分可知

醫用木香磨服及

服六君子湯。皆不驗。診其脈浮緩弦小。重按似瀉。曰此血病也。前藥作氣治謬矣。彼謂血則有形。發時

則有塊磊痛。減則消而無迹。非氣而何。

此難亦不可少

蓋不知有形者血積也。無形者血滯也。滯視積略輕耳。

安得作氣論耶。若然則前藥胡為不驗。遂用四物湯加三稜蓬朮乳香沒藥。服之其痛遂脫然。

傳本

孫文垣治嚴印老長媳患腹痛。有小塊蟲蟲然。腹覺冷甚。兩寸關皆滑數。兩尺沈微。此脾氣弱而飲食不

消。又當秋令濕淫之候。不利亦瀉。宜預防之。與白朮蒼朮茯苓甘草白蔻仁木香半夏陳皮澤瀉煎服。

其夜果瀉一度。次早又瀉一度。小腹仍痛且裏急後重。蓋其稟賦素虛。當補中兼消兼利。白芍藥三錢。

桂心一錢。甘草人參茯苓澤瀉陳皮白朮各八分。升麻葛根各六分。服後脈皆軟弱不滑。蟲塊亦消改。

以人參黃耆白朮白芍各二錢。炙甘草陳皮澤瀉葛根柴胡茯苓各一錢。調理而安。

張道南內人以飲食忤於氣。因腹痛。不飲食五日矣。兩寸關弦尺滑。孫曰此上焦氣虛。下有鬱滯。以薑黃

青皮為君。山查檳榔當歸杏仁烏藥枳殼為臣。柴胡木香為佐。吳茱萸為使。

此證氣虛輕而鬱滯重故治法如此。否則未通其鬱

先傷其氣。可若何。即調理善後之方。亦仍以通鬱滯為重。不然用小建中湯何嘗有此等加減法耶。服後氣稍順。然後用葱二斤煎湯浴洗腰腹。即將熟

葱擦摩。使氣通透。

鬱滯外治法

洗畢即安臥少頃。其夜大便通。先下皆黑硬結塊。後皆清水。此積滯行而正

氣虛也。以建中湯加山查茯苓澤瀉柴胡香附薑連調理而痊。

李士材治一婦人。鬱怒之餘。胸腹脹痛。先服消痰順氣化食之劑。不效。更以人參補之。亦不效。診之。六脈弦而數。此內有鬱熱。爲寒涼飲食壅之而痛。用黃連三錢。梔子一錢五分。橘紅白豆蔻各二錢。鉤藤木香八分。官桂二錢。加薑汁半鍾。二劑痛止。四劑復加乾薑人參而霍然。

焦太史當臍切痛作食氣療之無功。李診之曰。當臍者。少陰腎之部位也。況脈沈而弱。與氣食何干。非徒無益。反害真元。以八味丸料煎飲。不十日而痊。

胡京卿少腹作痛。連於兩脇。服疎肝之劑。一月以來。日甚一日。李診之。左關尺俱沈遲。治以理中湯加吳茱萸。

柴嶼青治廣撫諱蘇昌。將赴藩陽京兆任時。伊嫂腹疼吐酸。日夜轉側呼號。已治求。求一診以決之。其脈微緊。受寒所至。並非危證。何用驚惶若此。蘇云。昨服藥稍定。以方就政。并屬定方。柴見前方。係附子理中湯。頗合其證。遂不另立。

王海藏治姬提領。因疾服涼劑數日。遂病。臍腹下大痛。幾至於死。與薑附等劑。雖稍甦。痛不已。隨於本方內倍白芍。服之愈。

綱目

陸肖愚治尤少溪。年近六十。性急多怒。因食冷粽四枚。遂患腹痛。並脇亦痛。醫用平胃散加枳實黃連。不

效彼亦知其家潤字丸方。以五錢分三服。令一日內服之。大便已瀉而痛仍未止。謂通則不痛。今通而仍痛。藥力淺而積未盡也。再以五錢。令一日服之。大便數十行皆清水。而痛反增劇。號叫不已。飲食不進。面色青紫。勢危極。陸脈之弦細沈弱。右關弦而有力。曰虛中有實。消則元氣卽脫。補則腹痛尙劇。因用理中湯料五錢。配枳實五錢。一日二劑。始下堅積。許是夜痛大減。明日減枳實之半。又二劑而腹痛全愈。第脇間尙微痛。去枳實加青皮吳茱萸。數劑而痊。後以調氣養榮湯理之。

張三錫治一人。腹痛而瀉。口乾。面時赤。乃食積也。與木香檳榔丸。一服去硬物愈。

一酒客每日腹痛瀉黃沫。知積熱也。投苓連厚朴炒梔子水通瀉瀉赤苓。二劑少可。復以酒蒸大黃爲丸。酒下二錢。凡三服。遂不發。

一婦人小腹塊痛。醫作陰治。投熱劑不應。又有作燥矢治者。硝黃潤腸丸等藥。屢用不減。詢之七日前作寒起。遂腹痛。左三部皆弦小無力。右寸關俱弦滑。必起於外感。內傷挾氣下早。故食滯不下。每疼則下黃水。止作無時。下傷氣液故作渴。遂以炒白芍茯苓保脾。木香青皮疏氣。炒山查清塊中之火。當歸潤燥。陳皮甘草和中。小水不利。加澤瀉升麻車前。二劑黃水雖少。痛塊不減。用葱豉熨法。復投二劑。二便大去而安。

陳良甫治家提幹內人。病心腹脹痛。衆投木香檳榔大腹白芍薑桂之類。病益甚。診之。六脈弦緊而和。不



似病脈。但診之。兩手如火。以此知其熱也。眾問治法。曰。大凡心腹刺痛。不可便作虛冷治之。或曰。非冷而何。熱卽生風。冷卽生氣。是也。曰。不然。難經云。虛則痒。實則痛。又仲景曰。腹痛者。桂枝加芍藥湯。痛甚者。桂枝加大黃湯。家云。荆布素來質弱。曰。有可辨處。遇痛時。使一婢按之。若痛止。是虛寒證也。若按之轉甚。手不可近。叫喚異常。曰。此實熱無可疑者。當用大柴胡湯治之。眾皆不許。乃與責狀而投之。入服愈。方良

朱丹溪治一婦。上腹大痛。連及兩肋。以香附末湯調而安。

羅謙甫治副使覃郎。中年四十九歲。至正丙寅春病。臍腹冷痛。完穀不化。足脣寒而逆。皮膚不仁。精神困弱。診其脈。沈細而微。遂投以大熱甘辛之劑。及灸氣海百壯。三里二穴各三七壯。陽輔各二七壯。三日後。以葱熨灸。瘡皆不發。復灸前穴。依前壯數。亦不發。十日後。瘡亦更不作。膿瘡口皆乾。癸丑歲。予隨朝承應。冬屯於卓多地面。學鍼於寶子聲先生。因論穴。寶曰。凡用鍼者。氣不至而不效。灸之亦不發。大抵本氣空虛。不能作膿。失其所養故也。雄按此是名言。更加不異日。因語鍼科呼教授。亦以爲然。戊辰春。副使除益州府判。到任未幾。時患風疾。半身麻木。自汗惡風。妄喜笑。又多健忘。語言微澀。醫以續命湯。復發其汗。津液重竭。其證愈甚。因求醫。還家日久。神氣昏憤。形容羸瘦。飲食無味。便溺遺矢。扶而後起。屢易醫藥。皆不能效。因思內經云。陽氣者。若天與日。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。今因此病。而知子聲先生



之言矣。或曰。副使肥甘足於口。輕暖足於體。便令足於前。所言無不如意。君言失其所養何也。予曰。汝言所以養之。正所以害之。務快於心。精神耗散。血氣空虛。因致此疾。靈樞云。人年十歲。五藏始定。血氣已通。其氣在下。故好走。十七歲。血氣始盛。肌肉方長。故好趨。三十歲。五藏大定。肌肉堅。血氣盛滿。故好步。四十歲。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皆大盛。以平定。腠理始疎。華容顏落。髮頗班白。平盛不搖。故好坐。五十歲。肝氣始衰。肝葉始薄。膽汁始減。目始不明。六十歲。脾氣始衰。皮膚已枯。善憂悲。血氣憊惰。故好臥。七十歲。脾氣始衰。皮膚已枯。八十歲。肺氣衰。魂魄散離。故言善誤。九十歲。腎氣焦藏枯。經脈空虛。百歲。五臟皆虛。神氣皆去。形骸獨居而終矣。蓋精神有限。嗜慾無窮。輕喪性命。一失難復。其覃氏之謂歟。

朱丹溪治一人。痛當臍。棉棉不已。脈弦伏無力。因作挾陰治。理中加肉桂八分。附子三分。煎冷服。隨愈。

薛立齋治羅給事。小腹急痛。大便欲去不去。此脾腎氣虛而下陷也。用補中益氣。送八味丸二劑而愈。此等證候。因利藥致損元氣。肢體腫脹而死者。不可枚舉。

副郎李孟卿常患腹痛。每治以補中益氣湯加山梔卽愈。一日因怒腹痛。脈弦緊。以前湯吞左金丸二十粒而愈。

一婦人心腹痛。諸藥不應。用炒黑山梔梗治之而愈。

傅青主治一婦妬惡。夫有所昵。忽患腹痛。輾轉地上不可忍。其夫求治。先生令持敝瓦釜置婦牀前。搗干

杵服之立止。此移易性情之法。不問藥餌。張子和之後。此術不傳久矣。劉紹文九疇古

一婦人少腹痛。百藥不效。一醫用杉木節童便煎服。下血而愈。醫學綱目

注訛菴嘗病腹中啾唧。經兩月。有友人見招。飲以蘆稷燒酒。一醉而積疴暢然。蘆稷最能和中煎湯溫服治霍亂如神

華陀傳有人病腹中半切痛。十餘日。中鬚眉墮落。陀曰。是脾半腐。可剗腹養活也。使飲藥令臥。或即麻破

腹就視。脾果半腐。壞以刀斷之。刮去惡肉。以膏傅之。飲之以藥。百日平復。雄按此事果實法亦不傳似可不選

趙從先治保義郎頓公。苦冷疾。時方盛暑。俾就屋開三天窗。於日光下射處。使頓仰臥。操艾遍鋪腹上。約

數觔。移時日光透臍。腹不可忍。俄而腹中雷鳴下瀉。口鼻間皆濃艾氣。乃止。明日復為之。如是一月。瘳

夏已。乃令滿百二十日。宿疴如洗。壯健如少年。時趙曰。此孫真人祕訣也。世人但知灼艾。而不知點穴。

又不審虛實。徒受痛楚。損耗氣力。日者太陽真火。艾既遍腹。徐徐照射。入腹之功極大。五六月最佳。

若秋冬間。當以厚艾鋪腹。蒙以棉衣。以熨斗盛炭火。慢熨之。以聞濃艾氣為度。亦其次也。

繆仲淳治高存之。長郎患腹痛。問曰。按之痛更甚否。曰。按之則痛緩。曰。此虛證也。即以人參等藥飲之。數

劑不愈。但藥入口則痛止。其痛每以卯時發。得藥即安。至午痛復發。又進再煎而安。近晚再發。又進三

劑而安。睡則不復痛矣。如是者月餘。存之疑之。更他醫藥。則痛愈甚。藥入痛不止矣。以是服繆方。不疑。

一年後漸愈。服藥六百劑全瘳。雄按治法已善而六百劑始瘳者方未盡善也人參三錢。白芍三錢。甘草一錢。麥冬三錢。當歸

二錢。橘紅一錢五分。木瓜一錢。又重定方。加荳蔻二錢。黃柏一錢五分。鼈甲二錢。枸杞三錢。又以飲食少。時惡心。去當歸黃柏加牛膝三錢。秦艽一錢五分。棗仁三錢。石斛二錢。延胡索一錢。廣筆記

包海亭夫人患腹痛連少腹。上連心。日夜靡間。百藥不效。診其脈兩寸關俱伏。獨兩尺實大。按之愈甚。詢

知其起於暴怒。風木鬱於地中。投以芎藭上柴胡中升麻下咽嚔氣數十聲。痛立已。已而作喘。曰是

升之太驟也。以四磨湯與之。遂平。同上

蔣仲芳治吳氏母。年六十餘。患腹痛。日瀉四五行。已三四年。遍治不效。診之二尺沈緊。曰內有沉積也。用

熟大黃三錢。入本病藥中。煎服一帖。而痛如失。沈抄本

示吉曰。毛方來忽患真寒證。腹痛自汗。四肢厥冷。諸醫束手。予用回陽湯急救而痊。吳石虹曰。證暫愈後

必下膿血。則危矣。數日後。果下痢如魚腦。全無臭氣。投參附不應。忽思三物桃花湯。仲景法也。為丸與

之。三四服愈。沈効兄抄本

徐靈胎曰。腹痛久者。必有積滯。必用消積丸藥。以漸除之。但用煎方。不足以愈久病也。

腰痛

陶弘景曰。相傳有人患腰脚弱。往栗樹下食數升。便能起行。此是補腎之義。然應生啖。若服餌。則宜蒸曝之。按蘇子由詩曰。老去自添腰脚病。山翁服栗舊傳方。客來為說晨興晚。三咽徐收白玉漿。此深得食

栗之訣也。本章綱目

寶村治一老人腰脚痛不能行步。令灸關元三百壯。更服金液丹。強健如前。琇按寶氏之法。惟沈寒痼冷者宜之。有此痼疾。即有此

變治亦未可盡廢時誤用則受禍爲最烈矣

張仲文傳神仙灸法療腰重痛不可轉側。起坐艱難。及冷痺脇筋牽急。不可屈伸。灸曲踗兩頭左右脚四處各三壯。每灸一脚二火齊下。艾炷纔燒至肉。初覺痛。便用二人兩邊齊吹至火滅。午時著灸。至人定以來。臟腑自動一二行。或轉動如雷聲。其疾立愈。此法神效。卒不可量也。綱目

張子和治趙進道病腰痛。歲餘不除。診其兩手脈沈實有加。以通經散下五七行。次以杜仲去粗皮。細切炒斷。絲爲細末。每服三錢。猪腰子一枚。薄批五七片。先以椒薑淹去腥水。搽藥在內。裹以荷葉。外以濕紙數重封。以文武火燒熟。臨臥細嚼。溫酒送下。每旦以無比山藥丸一服。遂數日而愈。琇按此子和用切簡當視後世之用補者何如

張子和女僮冬間自途來。面赤如火。至瀘陽病腰膀大痛。裏急後重。痛則見鬼神。張曰。此少陽經也。在身側爲相火。使服舟車丸通經散。瀉至數盆。病猶未瘥。人皆怪之。以爲有祟。張大怒曰。驢鬼也。復令服調胃承氣湯二兩。加牽牛頭末二兩。同煎服之。大下數十行。約一二年。方捨其杖策。但發渴。恣其飲水。西瓜梨柿等。張曰。凡治火。莫若冰水。天地之至陰也。約飲水一二桶。猶覺微痛。乃刺其陽陵穴。以伸其滯。

足少陽膽經之穴也。自是方寧。女僮自言此病。每一歲須瀉五七次。今年不曾瀉。故如是也。常仲明悟其言。以身有濕病。故一歲亦瀉十餘行。病始已。此可與智者言。難與愚者論也。凡泄瀉證極多

一人六十餘。病腰尻脊膊俱痛。數載不愈。晝靜夜躁。大痛往來。痛作必令人以手撻擊。至五更雞鳴則漸

減。向曙則痛止。左右及病者。皆作鬼神陰譴。百方禱祝無驗。淹延歲月。肉瘦皮枯。飲食減少。暴怒日增。

唯候一死。張診其兩手脈沈滯堅勁。力如張絙。謂之曰。病雖瘦。難於食。然腰尻脊膊皆痛者。必大便堅

燥。其左右曰。有五七日。或八九日。見燥糞一塊。如小彈丸。結硬不可言。曾令人剋取之。僵下一兩塊。渾

身躁癢。皮膚皺揭。枯澀如麩片。既得病之虛實。隨用大承氣湯。以薑棗煎之。加牽牛頭末二錢。不敵。言

是瀉劑。蓋病者聞暖則悅。聞寒則懼。說補則從。說瀉則逆。此弊非一日也。雄按可謂洞明世事練達人

乎及煎服使稍熱。曦之。從少累多。累至三日。天方晚。臟腑下泄。四五行。約半盆。以燈視之。皆燥糞。瘰

塊。及瘀血雜臟穢。不可近。須臾痛減九分。昏睡如常人。至明日將夕。始覺饑而索粥。溫良與之。又困睡

一二日。其病盡去。次令飲食調養。日服導飲丸。甘露散。滑利便溺之藥。四十餘日。乃復。蓋虛結與閉。雖

久猶可解而決去。腰脊膊痛者。足太陽膽經之所過也。難經曰。諸痛爲實。又痛隨利減。不利則痛何由

去。故凡燥證。皆三陽病也。病者既痊。壽乃八十歲。

衛德新因之析津。冬月飲寒冒冷。病腰常直不能屈伸。兩足沈重。難於行步。途中以牀昇程。程問醫。皆云

腎虛用菴蓉巴戟附子鹿茸。大便反秘。潮熱上肩。將經歲矣。乃乞拯。張曰。此十日之效耳。衛曰。一月亦非遲。張曰。足太陽經血多。病則腰似折。膈如結。膈如裂。太陽所致。爲屈伸不利。況腰者腎之府也。身中之大關節。今既強直而不利。宜鹹以軟之。頓服則和柔矣。難經曰。強力入房。則腎傷而髓枯。枯則高骨乃壞而不用。與此正同。今君之證。太陽爲寒所遏。血墜下滯腰間也。原缺必有積血。非腎虛也。節次以藥之下。可數百行。去血一二斗。次以九曲玲瓏電蒸之。汗出三五次而愈。初蒸時至五日。問曰。腹中鳴否。曰。未也。至六日。覺鳴。七日起。已能揖人。張曰。病有熱者勿蒸。蒸則損人目也。

饒之城中某病。腎虛腰痛。沙隨先生以其尊人所傳宋誼叔方。用杜仲酒浸透炙乾。搗羅爲末。無灰酒調

下。如方制之。三服而愈。槎菴小乘

薛立齋治一婦人。腰痛三年矣。每痛必頭暈目緊。薛以爲肝脾氣虛。用補肝散而愈。三年後。因勞役患頭暈兼惡心。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蔓荊子而愈。

一婦人苦腰痛。數年不愈。薛用白朮一味大劑服。不三日而痊。乃胃氣虛之證。故用白朮也。

一婦人先腰勝作痛。後兩腿亦痛。薛以爲足三陰虛寒。外邪所傷。用小續命湯及獨活寄生湯。或作或止。所用飲食極熱。腹中方快。薛曰。邪氣去而元氣虛寒也。診其脈果沈細。用養腎散漸愈。又用十補丸而愈。

一婦人所患同前。但發熱作渴。喜冷飲食。脈洪數。按之遲澀。薛以爲血虛有熱。用羚羊角散。去檳榔。加白朮茯苓。數劑。更用加味逍遙散而痊。

一婦人患前證。時或膝腿作痛。脈浮數。按之遲緩。此元氣虛而風濕所乘。用獨活寄生湯頓愈。又用八珍湯而安。

一婦人因怒患前證。寒熱往來。口苦不食。晡熱內熱。薛以爲肝火血虛。先用小柴胡。山梔頓愈。又用加味逍遙散瘳。

一婦人患前證。寒熱頭痛。殊類傷寒。此寒邪之證。用檳榔敗毒而安。又用補中益氣湯調理而愈。

龔子才治一人。跌後腰痛。用定痛等藥不效。氣血日衰。面耳黧色。龔曰。腰爲腎之腑。雖曰閃傷。實腎經虛弱所致也。遂用杜仲補骨脂五味子山查菴蓉山藥。空心服。又以六君當歸白朮神麴各二錢。食遠服。不月而瘳。

張路玉治雲沈雲步媳。常有腰痛帶下之疾。或時勞動。則日晡便有微熱。診其兩尺皆弦。而右寸關虛。虛濡少力。此手足太陰氣衰。數化之令不及也。合用異功散。加當歸丹皮。調補胃中營氣。兼杜仲以壯關節。澤瀉以利州都。則腰痛帶下。受其益矣。

江蘇總藩張公。嚴冬腰腹重痛。甲夜延診。候脈得沈洗滑而駛。遂與導痰兼五苓之製。一劑而腹痛止。



噉而腰膀馳縱自如。未嘗用腰痛之藥。沈爲熱在裏滑爲痰故消導分利而愈

盧不遠治陳孟抒父。六月中受寒。尙淹淹未甚也。至次年二月。忽小腹與腰急痛。卽令人緊挽外腎。稍鬆便欲死。與羌活黃柏茯苓肉桂等劑。令刮委中。痛止而足軟。至五月天熱。身發紫癍。有汗至足。乃愈。此乃腸腑病也。經曰。小腸病者。腰脊控睪而痛。以羌活入太陽小腸。故痛隨愈。其足軟未瘳者。原以寒邪鬱火。故需夏時。則火力全而血脈之邪始去。所以癍出足汗。百骸暢美。寒淨而火遂融通也。

吳孚先治尹瑞之腰痛異常。從目內眥進藥而愈。或問之曰。是乃精明穴也。在目內眥紅肉中。其脈行足太陽經於腰背。下應足少陰通于心腹。腰背之痛。從精明進藥。良有奇驗。古來神聖有從耳進藥者。病愈而耳聾。鍼之則愈矣。

蘇頌治一女子。忽得小腹中痛。月經初來。便覺腰間切痛。連脊間如刀刺。錐刺痛不可忍。衆醫不別。謂是鬼祟。妄服諸藥。終無所益。其疾轉增。審察前狀相當。卽用積雪草藥。夏五月正放花時。卽采曝乾。搗節爲糝。每服二方寸。和好醋二小合。平旦空腹頓服之。每旦一服。以知爲度。天寶單行方本草綱目

張三錫治一人瘦弱。性復嗜酒。致腰及兩脛痛。不可忍。作腎虛治不應。診之。左脈濡細而數。乃血虛受熱也。遂以四物湯加生地知柏牛膝肉桂少許。二劑知。十劑已。

一人因太勞。又過飲酒。致濕熱乘入客於經絡。腰痛。夜更甚。不得俛仰。脈濡而弱。先與拈痛去參朮。二劑

稍愈。遂改用四物湯加杜仲牛膝獨活肉桂。頓瘳。

一人脈證同上。服拈痛漸減。一人改用附桂。遂攻出一癰。出膿大補始消。

一人肥盛而肢節痛。腰更甚。脈沈濡而滑。知濕痰也。與二陳湯加南星二朮二活。秦艽防風。十劑愈。

一人因墜馬後。腰痛不止。日輕夜重。瘀血諦矣。與四物去地黃加肉桂桃仁泥蘇木。四服。大便秘黑而痊。

王叔權曰。舍弟腰疼。出入甚艱。余用火鍼微微頻刺腎俞。則行履如故。初不灸也。屢有人腰背僵攣。來覓

點灸。予意其是筋病使然。爲點陽陵泉。今歸灸卽愈。筋會陽陵泉也。然則腰疼。又不可專泥腎俞。不灸

其他穴也。

陳三農治一士。精神倦怠。腰膝異痛。不可忍。或謂腎主腰膝。乃用桂附之劑。延兩月。覺四肢痿軟。腰膝寒

冷。遂忤服熱藥。了無疑懼。診伏於下。及重按之。振指有力。此陽盛格陰。乃火熱過極。反見勝己之化。以

黃柏三錢。膽草二錢。芩連梔子各一錢五分。加生薑七片。爲之。向導乘熱頓飲。移時便覺腰間暢快。三

劑而痛若失。

立齋治一婦人。患腰痛。腳弱弛長。不能動履。以人參敗毒散加蒼朮黃柏澤瀉而愈。

一人體厚。腰間常冷。與腎著湯加星半夏朮。三服全愈。

朱鶴山老年久患腰痛。用茯苓三錢。枸杞三錢。生地二錢。麥冬五錢。人參二錢。陳皮三錢。白朮三錢。河水

二鍾煎八分。日服一劑。強健再生子。八十未艾。廣筆記

繆仲淳治錢晉吾文學腰痛甚。診之氣鬱兼有瘀血停滯。投以牛膝五錢。當歸二錢五分。炙甘草一錢。蘇梗一錢。五加皮三錢。橘紅二錢。製香附二錢。續斷二錢。水二鍾煎八分。饑時加童便一大杯服。二劑全

愈。同上

繆之外祖李思塘。少年患腰痛至不能坐立。諸醫以補腎藥療之不效。朱遠齋者。湖明醫也。用潤字號丸藥下之。去黑糞數升。蓋濕痰乘虛流入腎中作苦。痰去方以補藥滋腎。不逾月起。惜其方傳者不真。同上

李學虬曰。先安人因女亡。忽患腰痛。轉側艱苦。至不能張口授食。投以鹿角膠不愈。以濕痰療之亦不效。遍走使延。仲淳曰。此非腎虛也。如腎虛不能至今日矣。用白芍藥製香附各三錢。橘紅白芷肉桂各二錢。炙草一錢。乳香沒藥各七分半。燈心同研細。臨服下之。一劑腰脫然。覺遍體疼。仲淳曰。愈矣。再煎滓服立起。予駭問故。仲淳曰。此在素問木鬱則達之。顧諸君不識耳。廣筆記

薛治一男子。年四十餘。患腰痛。服流氣飲寄生湯不應。熱手熨之少可。蓋脈沈弦。腎虛所致。以補腎丸愈之。

張景岳治薰翁。年六旬。資稟素壯。因嗜火酒。致濕熱聚於太陽。膀胱忽病腰痛不可忍。至求自盡。診六脈皆甚洪滑。且小水不通。而膀胱脹急。遂以大分清飲倍加黃柏龍膽草。一劑小便頓行。腰痛如失。

劉宏辟曰。一女病腰痛。醫以杜仲補骨脂等。治之不效。診其脈。浮細緩澀。知爲風寒入于血脈耳。與當歸四逆湯。劑盡痛差。同年周六謙患腰痛。牽及兩膀。每酉戌亥三時則發。餘時則否。脈沈而澀。予以此湯少加附子。二劑而愈。次日。前醫來深詆此湯之謬。復進杜仲等藥。腰痛如故。怪而問之。曰。或又服他藥耶。己以實對。令其再服四逆湯一貼。愈。

錢國賓治榆林張參戎。體厚力大。素善騎射。壯時縱慾。水敗火虧。腰膀如折。其脈寸關浮太。兩尺若有若無。不可以揖。非人扶不起。已三年。筋骨皆冷。以六味丸加河車膏。龜鹿膠。參歸桂附。補其真元。腎命年餘方能步。又五年卒。

魏玉橫曰。陸茂才父。年七十。素有肝病。偶於春分日。玉皇山頂燒香。玉皇之高。爲湖上衆山之最。晨而往。晡而歸。足力可云健矣。至夜忽腰大痛。不可轉側。或以爲勞傷兼感冒。宜先表散。與羌活秦艽等一劑。痛益劇。脈之弦硬。三五不調。二便俱祕。面黯囊縮。日夜不得眠。曰。此肝腎大傷。疎洩太過。證瀕危矣。豈可再投風藥。以養青湯加牛膝當歸。痛略減。二便仍祕。且嘔惡發呃。此地氣不得下行。而反上攻也。前方重用熟地。外以田螺獨蒜搗爛。繫臍下。二便既行。嘔呃遂止。痛忽移入少腹。控引罩丸。前方杞子至二兩。再入白芍甘草。數劑漸瘥。乃畏藥停數日。覺復甚。又與數劑而安。

裴兆期治一人腰痛。用杜仲山萸當歸續斷之類。久而彌甚。就質於裴。裴細審之。其人飲食減少。時發惡